



GEM
OF
WORLD POEMS
SELECTED
POEMS OF
HEINE

海涅

诗选

钱春绮 译

世
苑
界
英
诗

山
东
大
学
出
版
社

序

诗言志，诗缘情。诗，是走在灵魂高处的一种歌唱；诗，是隔膜心灵间的一道彩虹；诗，是喧嚣城市里匆匆过客的风尘行囊；诗，是疲惫荒漠中旅人的灿烂星空。它让千万不同肤色不同血缘的人共同守卫一方圣土；它让我们的心灵因着同一种纯净的语言而返朴归真。诗，是人类艺术园地中的一枝奇葩，它伴随着历史走过了洪荒野火，走过了血光剑影，走过了花前月下，走过了车水马龙……

在群星闪烁的世界诗苑里，有十颗璀璨夺目的巨星：拜伦、雪莱、歌德、海涅、普希金、惠特曼、裴多菲、叶赛宁、泰戈尔、艾略特。十位诗人的创作风格迥然不同，有的如高原放歌，有的如幽谷鸟鸣，有的如春风满月，有的如雪莲冰峰，可谓各领风骚，异彩纷呈，充分显示着诗人独特的生命个性和心路历程。如燃烧着反叛热情的拜伦，以英雄的孤傲独步古今，高举“虽破而仍飞扬”的自由旗帜，“像一阵雷雨迎着狂风”；如云雀鸣唱的雪莱，则像“欢乐的精灵”，“从地面升腾，/高飞又高飞”，天真而执著地预言着梦幻般的未来，犹如安琪儿在空中枉然地拍着雪白的翅膀；诗坛哲人歌德，面对高山大川遐想联翩，独自沉吟：“一个小小的圈儿/限定了我们的生命，/一代接一代/永远延续着/他们那无尽的/生命之链”；讽刺大师海涅，一边辛辣幽默地嘲笑国民议会里驴子们的选举，一边为爱之伤痛“眼泪寂寞地长流，/静静地流着、流个不停”；“不落的太阳”普希金忧郁地在荒原上播种着自由，他春风般的情爱是“美妙的一瞬”，感受她会激发人的生命、眼泪、灵感与诗情；革命的旗手裴多菲为祖国血洒疆场，他的爱情“被黎明的号角唤醒”；在被太阳吻红了的大地上，/它扬起那甜蜜的歌声”；孤独的歌手惠特曼倾

心于美利坚多姿多彩的欢快曲调，放声高歌“我自己”，高歌灵魂与肉体；“乡村最后一个诗人”叶赛宁面对机器轰鸣中滑落的血色黄昏，“站在落叶缤纷的白桦间，/参加它们诀别前的祈祷”；东方诗圣泰戈尔以新月初知般的清纯颂扬人、神与自然：“这薄而脆的酒杯，你再三地饮尽，总是重新斟满新的生命”；西方诗坛巨人艾略特在一片无爱的荒原上悲诉：“我们是空心人”，“头颅塞满了稻草”，“让我们走吧，你和我，/此时黄昏正朝天铺开/像手术台上一个麻醉过去的病人”。一个诗人就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存在与呈现，一个诗人就是一种独特的生命启示与象征。十位诗人的创作蕴含着高度浓缩的情感体验和人生精义，开掘了自然、社会、人生潜层结构中的诗情意蕴。他们的诗作为生命世界的文化阐释提供了无限可能，其不朽的魅力已超越时空，向着未来、向着生命开放。阅读这些诗人的名篇佳作，你会感到仿佛历史在跨越时间隧道，诗人正举步向我们走来，世间万物，栩栩如生，气韵精神，勃勃跃动……

《世界诗苑英华》集录了上述十大诗人的诗歌精品，每位诗人的作品自成一卷。十卷名著的译者赵萝蕤、查良铮、吴岩、钱春绮、兴万生、杨熙龄、杨武能、顾蕴璞、张子清等先生均是中国著名翻译大家，他们丝丝入扣、准确传神的译文妙笔，确保了名著的高水平高档次。更为荣幸的是，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赵萝蕤先生欣然应邀担任这套丛书的顾问，在百忙中给予多方指导，并为丛书题词，愈使本书增辉溢彩。

在丛书的编选过程中，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单位的朋友们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意。

愿《世界诗苑英华》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美的享受；愿《世界诗苑英华》成为读者的益友。

姜桂桐

1998年8月

前 言

尼采在他的自传著作《看这个人》中曾说过这样的话：“有关抒情诗人的最高的概念，是亨利希·海涅赐给我的。我从数千年来的各个国家里寻找一种同样悦耳和热情的音乐，却徒劳无功。……海涅是怎样巧用德语的啊！后代人将会说，海涅和我绝对是第一流的掌握德国语的艺术家。”

亨利希·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于1797年12月13日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的一个家境不宽裕的犹太商人家庭里。在他的童年时期，杜塞尔多夫处于法国革命军的占领之下，一向遭受压制的犹太民族，获得了喘息的机会，直到1813年拿破仑失败，这个城市又恢复普鲁士的封建统治。这段史实，对海涅的精神形成，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对封建德国的压制所采取的反抗，对自由、革命和解放的憧憬，在海涅还没有进入诗人的自觉以前，就已经决定了这种本质的倾向了。

按照他的父母和他的叔父的意志，他最初走经商的道路，但很快就以失败告终。在汉堡银行当练习生时，他曾先后爱上两位堂妹，写了许多爱情诗。但他的两位堂妹，乃是百万富翁的千金小姐，看不起他这个穷小子，所以他的爱情诗里，充满了失恋的痛苦。

1819年秋，他的叔父资助他去波恩大学读法科。在那里，听

浪漫派的一个领袖奥·威·施莱格尔的讲课，使他在诗作上获得很多教益。次年秋，他又转到格廷根大学学习。由于跟同学要求决斗，受到停学处分。1821年4月转到柏林大学就读。在那里，听黑格尔的讲课，受到决定性的影响。

1830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使他感到振奋。次年5月，他就自动地流亡到巴黎。在那里，结识了许多法国作家。特别是跟马克思的交往，加深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为了沟通德法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他写了一系列评论著作。并于1834年跟一个法国姑娘（他叫她玛蒂尔德）相爱而同居。

1835年，德意志联邦议会查禁“青年德意志”派作家的作品，他的著作不能在德国出版。在经济压力之下，不得不接受法国政府津贴，由此而使他后来遭到论敌的攻击和诽谤。

海涅患有脊髓病，从1848年起，病情迅速恶化，陷于瘫痪状态。他在“褥垫墓穴”的病床上躺了8年之久，受尽折磨，于1856年2月17日在巴黎逝世，终年59岁。

海涅是杰出的诗人，又是政论家和思想家，他留给世人的文化遗产非常丰富，除了诗歌以外，还有小说、评论、游记、通信以及有关政治、宗教、哲学、历史各方面的散文著作。但是，最受读者欢迎的，还是他的诗。

海涅生前出版的诗集有三大部：

1.《诗歌集》 这部诗集出版于1827年。由于这部诗集的出版，奠定了海涅的地位和名声，使他不仅成为德国的诗人，也成为世界的诗人。其中的诗乃是诗人青年时代的作品，也就是从1817年至1827年十年之间的诗作。这部诗集中的诗分为五部分，即《少年的烦恼》（1817—1821）、《抒情插曲》（1822—1823）、《还乡曲》（1823—1824）、《哈尔茨游记插曲》（1824）、《北海》（1825—1826）。其中有抒情短诗，也有自由体诗。大部分作品都是以个人的爱情体验为主旋律。许多名诗都曾由著名的作曲家谱

曲。据过去统计，《诗歌集》和后出的《新诗集》中的诗，被谱成歌曲的约在5000首以上。这样大的数量，在世界抒情诗人中是首屈一指的。

2. 《新诗集》 这部诗集最初跟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合在一起，于1844年出版。后来在1852年，抽去长诗单独出版（第三版），并补进一些其他的诗篇。集中收入的抒情诗大致是从1823年左右开始的十年间所作，大部分曾在杂志上发表过。这部诗集包括五部分：《新春曲》（1828—1831）、《群芳杂咏》（1832—1839）、《罗曼采曲》（1839—1842）、《什锦诗》（1824—1844以后）、《时事诗》（1839—1856）。其中，《新春曲》似乎是《诗歌集》的姐妹篇；《群芳杂咏》是以各种不同的女性作吟咏对象的爱情诗，其中包括巴黎风月场中的人物，所以有的描写比较大胆（读者对此不必感到惊异，我国古代诗人的诗集中也有不少名诗属于赠妓之作，正如杜牧诗所说：“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但在本集中发挥最大特色的乃是《时事诗》。这一部分的诗将当时的政治跟艺术巧妙地结合起来，富有强烈的战斗性（令人想到我国杜甫诗集中那些反映现实的杰作）。例如：曾受恩格斯赞誉的那首著名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就属于这一类。不过，要说明的是：这首名诗，在海涅生前，并未被收入《新诗集》中。

3. 《罗曼采罗》 这部诗集出版于1851年。大部分诗篇是从1848年至1851年三年间写成的。内容分三部分，即：《史诗》、《悲歌》和《希伯来调》。顾名思义，这是一部叙事诗歌的总集。这些诗篇乃是海涅晚年在病中苦心吟咏的杰作，堪与歌德的《东西诗集》媲美。不过《悲歌》中的《拉撒路》诗，并不是叙事诗歌，而是地地道道的抒情诗，堪称海涅晚年抒情诗中的绝唱。

在生前出版的第三部诗集之后，“海涅的诗泉并没有随着《罗曼采罗》而枯竭，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诗泉还在他心里进涌

流淌”（梅林语）。在这期间写成的诗构成了海涅的第四部诗集的主体，即所谓《最后诗集》。其中包括《1853年及1854年诗稿》、《比米尼》、《1845年至1856年补遗诗》。《1853年及1854年诗稿》曾收入《海涅杂著》第一卷由汉堡霍夫曼及康培书店于1854年出版。其余的诗则由阿道尔夫·施特罗特曼最早收集在《海涅最后诗集》中，由上述书店于1869年出版。收在这部诗集中的诗，内容复杂，有抒情诗，有叙事歌，有政治诗，有讽刺诗。像《奴隶船》那样著名的叙事歌，就是收在这部诗集中的。至于那些哀婉凄怆、悲壮感人的抒情诗，正如海涅自己对朋友介绍时所说的那样：“这些诗是美的，美得惊人……德国的抒情诗还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声调，也不可能听到，因为还没有一个诗人经历过这样的处境。”

以上三部诗集，早在1957年，就由本人译出，交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前身）出版。40年过去了，人世间经过许多变化，出版社也三易其名。以上三部诗集，曾多次重印过。译者一直想把海涅的诗全部译出，出一部《海涅诗全集》，由于种种原因，终未如愿。现在，山东大学出版社要出版《世界诗苑英华》丛书，其中有《海涅卷》，我就从以上三部诗集和《最后诗集》中精选了一些著名诗篇，组成这本集子，以飨读者。

海涅是抒情诗的圣手，他的诗曾受到中世纪骑士爱情诗人瓦尔特·封·德尔·福格威德和歌德的影响，跟德国民歌和浪漫派诗人的诗也有密切的关系（有人说他的诗跟艾兴多尔夫和阿尔尼姆的诗很容易混淆），但是他虽然是吃浪漫派的乳汁长大的，却能超越浪漫派诗人，自成一家。例如，海涅曾学习浪漫派诗人威廉·缪勒的抑扬格运用，但并非机械地模仿。缪勒的诗完全是一种牧歌的旋律，一直保持着一种徐缓调的拍子，而在海涅的诗中，却常常出现一种突飞猛进的变调。而且，海涅的诗显示出极大的压缩和简洁。有人说海涅的一节诗或两节诗，可抵缪勒的十节诗。浪

漫派诗人惯于创造梦境，脱离现实，而海涅则常用“浪漫主义的冷嘲”手法，打破浪漫派的幻想，再回到现实中来。海涅还常在他的诗中抹上异国的色彩（他曾受到印度和波斯诗歌的影响），给他的抒情诗添上迷人的魅力。

青年人爱读海涅的爱情诗，确实，海涅可称为杰出的爱情诗人。歌德也写过不少爱情诗，但两人的情况有所不同。歌德有过许多的恋爱对象，很多女性往往成为歌德的牺牲品。海涅也爱过不少女性，但毋宁说，海涅往往成为女性的牺牲品。歌德在情场上，往往是胜利者，而海涅，特别是跟他的两位堂妹的爱情，却以失败者告终。所以，海涅的爱情诗是掺入了苦艾酒的，是从作者的血和泪中产生出来的，是爱与憎的混合剂，也包含着痛恨贫富对立的社会意义。

海涅的抒情诗极富于音乐性，所以各个音乐家都爱为海涅的诗谱曲。在20世纪初，海涅的诗已被谱成3000首以上的歌曲，在这一点上，歌德也望尘莫及。

海涅从浪漫主义出发，逐渐走上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使他成为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在他的社会诗、政治诗，特别是《新诗集》中的《时事诗》中，这一点特别引人注目。作为一位为革命和解放事业奋斗的战士，海涅总是把他的矛头指向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封建势力，特别是普鲁士的统治者。海涅对反动、落后、腐败、伪善、残暴的普鲁士政府极为痛恨，因此，鞭挞起来，也就更加有力，更能击中要害，无怪《新诗集》一出版，普鲁士政府就慌忙下令禁止，而且下令：如果海涅一进入普鲁士国境，就将他立即逮捕。

海涅在他的政治诗中使用的最有力的武器，乃是讽刺手法。海涅曾自称是一位幽默作家，确实，他更是一位杰出的讽刺诗人。这种讽刺，并非是庸俗的冷面滑稽，而是渗透着革命的战斗精神的。这种讽刺，不仅见于他的政治诗中，就是在《罗曼采罗》集中，也

常被应用。当然，最足以作为海涅讽刺诗的代表，乃是他的两部长诗：《阿塔·特罗尔》和《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总之，海涅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诗人，一位讽刺作家，一位幽默大师。我们欣赏海涅的诗，不应仅仅停留在欣赏他的迷人的爱情诗上面，应当重视他的诗歌中的社会意义，特别要重视他的政治诗。我们应当高度评价海涅那种为自由、为理想而至死不屈的战斗精神，那种对当时德国政治、社会的封建、落后、愚昧、腐败的状况进行毫不容情的揭露和嘲讽的坚决态度。

今年（1996年）适逢海涅逝世140周年，明年（1997年）又值海涅诞生200周年，际此两次纪念之交，有机会出版这册海涅诗歌的新的选集，想到40年前即1956年海涅逝世100周年之际我初次将海涅的三部诗集翻译出版，不由又一次感到莫大的欣幸。

钱春绮

1997年夏

目 录

前言	(1)
《诗歌集》 少年的烦恼(1817—1821)	
梦影曲(1—3)	(1)
小曲(1—15)	(5)
罗曼采曲	(18)
忧郁的少年	(18)
可怜的彼得	(19)
迎娶	(21)
堂·拉米罗	(22)
受伤的骑士	(29)
教训	(30)
梦境和生活	(31)
十四行诗	(32)
献给我的母亲 B·海涅	(32)
《诗歌集》 抒情插曲(1822—1823)	
1—33 首	(35)
《诗歌集》 还乡曲(1823—1824)	
1—26 首	(56)
《诗歌集》 哈尔茨游记插曲(1824)	
哈尔登山顶	(73)

牧童	(74)
布罗肯山顶	(76)
《诗歌集》 北海(1825—1826)	
第一部	
加冕	(77)
告白	(79)
船室之夜	(80)
超脱	(84)
第二部	
赞海	(85)
沉舟	(87)
疑问	(89)
长生鸟	(90)
《新诗集》 新春曲(1828—1831)	
1—20 首	(93)
《新诗集》 群芳杂咏(1832—1839)	
赛拉芬	(105)
埃玛	(115)
《新诗集》 罗曼采曲(1839—1842)	
凶星	(119)
一八三九年	(120)
春天	(121)
离开	(122)
《新诗集》 什锦诗(1824—1844 年以后)	
炉边旧咏	(123)
流浪	(125)
恋慕	(126)
海伦	(126)

聪明的星·····	(127)
《新诗集》 时事诗(1839—1856)	
教义·····	(128)
亚当一世·····	(129)
鼓手长·····	(131)
人生航行·····	(134)
倾向·····	(135)
预告·····	(136)
路德维希王赞·····	(137)
颠倒的人世·····	(144)
觉悟·····	(146)
德意志·····	(147)
等着吧·····	(148)
夜思·····	(149)
西里西亚纺织工人·····	(151)
赞歌·····	(153)
在可爱的德国故乡·····	(153)
驴的选举·····	(154)
《罗曼采罗》 史诗	
拉姆勃赛尼特·····	(159)
查理一世·····	(163)
玛丽·安托瓦内特·····	(165)
薛尔姆·封·贝尔根·····	(168)
大卫王·····	(171)
《罗曼采罗》 悲歌	
神话·····	(173)
给青年·····	(174)
现在往何处去·····	(175)

旧调·····	(177)
相互担保·····	(178)
拉撒路·····	(179)
世道·····	(179)
冷静的人·····	(180)
所罗门·····	(181)
消逝的愿望·····	(182)
敢死队·····	(184)
《最后诗集》 1853 年及 1854 年诗稿	
渴望安静·····	(186)
拉撒路诗续篇(1—3 首) ·····	(187)
《最后诗集》 1845 年至 1856 年补遗诗	
1—8 首 ·····	(192)

《诗歌集》

少年的烦恼

(1817—1821)

梦 影 曲

※

我从前梦见过热烈的爱情，
梦见美丽的鬃发、桃金娘和木犀草，
梦见甜蜜的嘴唇和辛酸的话语，
梦见忧郁之歌的忧郁的曲调。

这些旧梦早已残破而无影无踪，
连我那最可爱的梦影也已消逝！
留下的只有我从前在那轻柔的小调里，
热情奔放地写下的小诗。

* 诗集中注释，均为译者注。——编者

孤独的短歌呀，你还留着！现在也去吧，
为我寻访那消逝已久的梦影，
你若遇到了它，请你替我问好——
我要把我的幽思送给那个幻影。

※^①

我在夜梦中梦见我自己，
穿着黑色大礼服，绸背心，
套着硬袖，宛如赴宴一样，
面前站着我亲爱的恋人。

我向她鞠躬问道：“你是新娘吗？
我最爱的人，我要向你道喜！”
可是我的嗓子却像哽塞住一样，
吐不出那种绵绵的上流的冷淡言辞。

突然间，我爱人的眼眶里，
流下了辛酸的眼泪，她的清姿
也几乎溶化在这种泪海里。

温柔的慈爱的明眸，可爱的眼睛，
不论我是在梦中，还是觉醒，
你虽然屡次骗我，我还是乐于相信！

^① 1812年作。是年8月15日海涅的情人阿玛莉和别人结了婚。

※

我的血液为什么汹涌咆哮？
我的心脏为什么烈焰狂烧？
我的血液在奔腾、热烈、激昂，
愤怒的火焰焚毁了我的心房。

我的血液在激昂、奔腾、汹涌，
因为我做了一场噩梦；
梦见凶恶的黑夜的儿子，
把我挟走，弄得我透不出气。

他带我到一处灯火辉煌的人家，
只听得琴声悠扬，笑语喧哗，
还点着明晃晃的蜡烛和火炬；
我就向那礼堂走了进去。

那儿正举行快乐的婚宴，
客人们都愉快地坐在筵前。
我看看那对新人——
天哪！新娘本是我的恋人。

她本是我喜爱的恋人，
那位新郎却是素昧平生；
我紧靠在新娘席的后面，
呆呆地站在那里，噤口无言。

奏起婚礼的音乐——我静立不动；

那些喧哗的笑语使我悲痛。
新娘的得意溢于眉宇，
新郎把她的双手紧紧握住。

新郎斟满了他的杯子，
喝了一口，然后温文有礼地
把杯子递给新娘，她莞尔道谢——
天哪！他俩喝的是我的鲜血。

新娘拿来一只可爱的苹果，
把它交到了新郎的手里。
新郎拿起刀，一切两份，
天哪！他切的是我的心。

他俩含情脉脉，凝眸相视，
新郎粗鲁地拥抱着新妻，
他吻着她那红艳的面庞，——
天哪！好像冰冷的死神吻我一样。

我嘴里的舌头好像铅块，
我吐不出一句话来。
突然一阵喧嚣，开始跳舞；
漂亮的一对新人当先起舞。

我像死人一样伫立无语，
舞客们在我身边翩翩来去；——
新郎轻声地不知说了些什么，
新娘脸色飞红，却不对他发火。——